

橋藝叢書54

逐鹿橋壇卅五年

沈君山 著



世界文物出版社

逐鹿橋壇卅五年

沈君山 著



世界文物出版社印行

橋藝叢書54

逐鹿橋壇卅五年

每冊台幣110元

中華民國 78 年 2 月 初 版

著 者：沈 君 山
主 編：陳 國 榕
發 行 者：劉 添 勳
發 行 者：鄭 少 春

登 記 證：局 版 臺 業 字 第 0 7 5 7 號

出 版 者：世 界 文 物 出 版 社
臺 北 市 潮 州 街 60 巷 2 號

經 銷 者：世 界 文 物 供 應 社
臺 北 市 潮 州 街 60 巷 2 號
郵 政 撥 滙：0 0 0 3 5 5 5 - 1 號
電 話：3 2 1 - 1 2 9 1 號
3 5 1 - 8 2 0 1 號

印 刷 者：松 明 印 刷 事 業 有 限 公 司
電 話：2 5 3 - 3 0 8 1 號

版 權 所 有 請 勿 翻 印

目 錄

前 言	5
魏重慶先生與我	17
功敗垂成	37
藍隊之秘密	60
都佛紀行	65
都佛再行	80
紀念沈維泰先生	127
羅馬假期	133
苦戰歸來話滄桑	143
征印散記	159
合約橋牌之改良	169
附錄：里約精準制	175

逐鹿橋壇卅五年

沈君山 著



世界文物出版社印行

目 錄

前 言	5
魏重慶先生與我	17
功敗垂成	37
藍隊之秘密	60
都佛紀行	65
都佛再行	80
紀念沈維泰先生	127
羅馬假期	133
苦戰歸來話滄桑	143
征印散記	159
合約橋牌之改良	169
附錄：里約精準制	175

前 言

我第一次見識到橋牌，是在從南京到揚州的火車上，我們金陵中學的足球隊，代表學校到揚州去參加一個運動會。那時抗戰勝利不久，一個土頭土腦從陝西黃土高原長大的少年，到了文物薈萃的東南，對什麼都覺得新鮮有趣，車廂一角有四位衣冠楚楚的人物攢著眉盯著手中的一撮牌，便也擠過去一旁看看。他們不久就散了，其中一位剛好是我的鄰座，回到座位後便問我：「你也懂 Bridge 嗎？」我搖搖頭，他說：「我來教你，兩人也可以玩的。」兩人玩的蜜月橋牌，不過是跟牌而已，我就這樣跟著玩起來了。

那次運動會，我們得了亞軍，決賽的一場，天下細雨，泥濘滿場，我是球門，一個滾地球，趕過去撲，滑了一跤，球從脇下溜了進去。我們就這樣以 1：0 輸了。回到南京，教練請我們吃了一頓飯，有合菜帶帽，又帶我們去看了一場電影，是翠堤春曉，然後才散。翠堤春曉，後來我又看過幾遍，每次心中都是酸酸的，維也納華爾滋的旋律老和溜進去的那個球糾纏在一起。

運動會後的寒假，也是我在大陸最後的一個寒假，是在上海的舅母家渡過。辣斐也德路一棟弄堂房子，幾年年青人都放了假回來，擠得熱熱鬧鬧的，表哥是我們的頭兒，他已經是大學生，是學校裏橋牌系隊的代表，在家裏也帶著弟妹妹們玩。一天，大家嚷著要玩橋牌，我也跟著嚷，表哥問我：「你會打橋牌嗎？」我點點頭，沒有否認，表哥就和我做伴，對抗表弟表妹，表哥叫了牌，我就和他搶，他出了牌，我就蓋過，蜜月橋牌的招式，原本該如此嘛！兩副牌以後，表哥就找另外一位讀初一的小表弟來代我，這就算我第一次玩合約橋牌了。

6 前 言

然後，就到了臺北，第一年——民國39年——沒有上學，四處的混，那時許多從大陸流落來臺官宦商賈的子女，因為環境改變了，讀書又不安定，就成羣結黨的出來游蕩，做太保太妹，我們這一羣也成立了一個自號「七義」的小組織，我排行老四，每天午後先到中華路鐵路邊的南亞茶室聚合，再騎上鐵馬大街小巷的呼嘯飛馳，很是逍遙自在，不幸有一次幫派決鬥，我們吃了大敗仗，迫訂城下之盟，老大被逼去高雄，「七義」也就此瓦解。但是，南亞茶室的後座原有一批打橋牌的常客，隔壁另闢一室，置有十幾張棋桌，讓客人弈棋，七義相聚之時，我就常去旁觀，七義散了夥，我還是習慣性的往南亞跑，漸漸的也就成了棋橋的座上客。有一天，一大羣人圍擁著看一盤棋，一會兒，一位平頭的中年人，滿面通紅的站起來，另一位七八歲的少年，卻還低著頭腼腆的坐在那兒，原來是剛剛從臺中來的一個小孩，受七子打敗了很有棋名也很有地位的一位高棋，那小孩是林海峯，那中年人便是應昌期，海峯和我幾乎一同開始學棋，他那時就比我好一點兒，差上兩子，可惜，這差距一直也沒能縮小。

在南亞常常和我作伴的橋友是蔣彥厚，他比我大幾歲，已經作事了，在家營的醬油公司作推銷員，我常沒錢付茶資，他總是幫我付掉。在南亞學會了一些江湖上實戰的招數，可是正規的橋牌訓練，卻是在第二年考進臺大之後，那時社會風氣未開，橋牌已經算是時髦的遊戲，BTU (Bridge Club of Taiwan University 的縮寫) 剛剛成立一兩年，招收社員嚴格，社員也以社為榮，我初進去時，並沒有資格代表 B.T.U 出賽，但學長們比賽時，卻要去見習，我家住在中山北路三段，常常為了看一場牌，騎四五十分鐘的自行車到羅斯福路三段的臺灣大學，在後面遞牌盒牌套，遞得津津有味。這樣不久，便遞補了正選。我的同伴先是王能鳴，後來是胡克虔，都是當時 B.T.U 的名將，都算是我的老師，每次出外比賽，王能鳴總帶本筆記本，當我看到他在筆記本上寫什麼的時候，就知道一定有問題了，打完之後，他也

不即說，隔天，有時兩三天後，才帶著本子來給我訓話。

不久以前，三十六年以來，王君從海外回來，我們再次見面，兩個人淺酌低飲，重話當年，我問他當時為什麼總要隔個一兩天，他才告訴我，「總要先想清楚啊，否則就要被你這張快嘴把我原告打成被告了！」我們都哈哈大笑，他的頭髮掉得差不多，我的頭髮也白得差不多了。

大二上那年（1952），BTU 得了臺北的應欽杯冠軍，代表北部去高雄和南部的KOR（高雄鍊油廠隊）決賽又勝，得了金穗獎，這是臺灣第一個全省比賽，也是我的第一個正式冠軍，是坐了十四小時慢火車去贏了來的（買不起快車票），那金穗獎和得獎後的合照，我至今尚保存著（見附圖）。可惜照片裏五位隊友中的兩位，包括我的老師胡克虔都已過世了。

這樣，就和橋牌結下了不解緣，斷斷續續的在橋壇的第一線從充員而中堅而老兵，去年（1987）中華隊贏了遠東冠軍，在牙買加的百慕達盃中，預賽得了第一，決賽四隊，第一場就抽中美國，一戰敗北，只得第四，但已是近年我國難得的好戰績，而我尚在疆場效勞，這應該一定是我一生最後的一次國際比賽了。

但是，不！今年四月，我和聶衛平在東京還參加了一場比賽，聶君是圍棋棋聖，但卻是一個十足的橋迷。四月中的一天，他在日本賽圍棋，我是他的觀眾，也是熱心捧場者，賽完棋的第二天，他要約我去打一場橋牌，一打聽那天正好日本橋協要選拔參加奧林匹克的代表隊，我們便也去了，也要參加，主辦者原來頗有難色，但經不住我們苦求，而且這樣的兩人搭檔也實在很有趣，就讓我們參加了。卻不料，我們就一路領先到底，贏了冠軍，日本橋協把獎品給了我們，卻沒把代表權讓給我們。

那天晚上，林海峯請我們吃日本料理，聶衛平吃了五客生魚，我喝了五盅清酒，大家都一路的得意，聶君自認橋牌是九段上，可惜紅花缺少綠葉陪襯，所以在橋壇沒能像在棋壇那樣出人頭地，可是，現在啊……；在吃第一客生魚時，他還客氣一些，是

8 前 言

綠葉有了紅花，到了第二客生魚，是紅花再加紅花，從第三客生魚起，便是紅花得綠葉相配，而且，漸漸的只有紅花便也可橫行天下了。

後來，我把那天三人的合照寄給聶君，題曰：「最快樂的一天——有好牌打，而且贏了，而且有好友喝酒相聚。」這是真心的話。也許，這將是我最後一個橋賽冠軍——至少現在看來，應該如此，——離坐了十四小時慢車去打牌的日子已經三十五年了，這三十五年來，橋牌帶給我快樂、友情，和有時也有的失望，在我的一生中，這是一個重要而且永遠值得懷念的角落。這兒把過去隨筆寫就的一些文章搜集起來，獻給兩位已去世的橋友：胡克虔，我的老師；魏重慶，我的知己。也紀念我們——和我做過伴的所有橋友們——共享過的歡樂時光。

沈君山

民國77年歲末於臺北

►民國四十一年（1952）獲金穗獎冠軍後，
在高雄煉油廠攝，左起：
王兆凱、王純一、胡克虔（歿）、洪燕謀、沈君山、賴啓森（歿）



▼台大橋社攝於民國四十二年台大校門，前排右第二人爲作者，後排左起第五人爲作者當時橋伴王能鳴。

B. T. U. 四十二年全體會員合影





▲1962年作者專程自美返國代表我國參加遠東賽，前排左起：
許潤元（教練）、毛應拔（隊長）、黃紹祖（領隊）、黃光輝；
後排左起：沈君山、戴明芳、鄭焜仁。



◀1969年百慕達盃，左起魏重慶、楊小燕、沈維泰、沈君山



▲苦戰籃隊 Belladona、右為沈君山、中為紀錄小姐

▼1969年百慕達盃，左起戴明芳、黃光輝、沈君山、黃光明



▶ 1970年都
佛名人賽，左
起沈君山、
Omar Sharif
、沈維泰



◀ 1970年都佛
名人賽，沈君山
(中)、Reese



▲第二次參加都佛名人賽（1971），全體與賽橋手與贊助者里青斯坦國王妃合影。

左起 Flint，沈維泰，Omar Sharif，沈君山，Theron，Reese，？，
Derousseux，Stone，王妃，Roth，Von Zedwitz，Michell，？，
D'alelio，Averalli，Pabis Tici